

甘孜弦子



弦子又名“协”，在甘孜县境内有孔萨协、仲萨协、格达协、郎扎协等，其中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创建于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的格达弦子尤为著名，如今的甘孜县，还存有当年格达活佛写下的22首弦子词。这位与红军结下深厚友谊的活佛在红军离开甘孜，走向草地时，写下这样的词句：“高高的山坡上，红艳的鲜花怒放，你跨上骏马背上枪，穿过荆棘的小路，攀到山那边去了，啥时再回这地方……”



弦子又名“协”，在甘孜县境内有孔萨协、仲萨协、格达协、郎扎协等，其中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创建于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的格达弦子尤为著名，跳此舞无时间规定。起初用此歌祭祀亡魂、超度灵魂、免荒灾。以后逐渐丰富其内容而流传于民间。表演时无伴奏乐器，起舞时，男女两队轮歌共舞，围成圆圈，相对而立，男女舞者统一着朴素藏装，男舞者抬头，头戴金毡帽，身着“翟德”衣，但不配戴腰刀；女舞者低头，扎小辫子，身着“翟德”衣，脚穿藏鞋，沿着弧线，先慢后快，边歌边舞，舞蹈的脚步动作矫健，带有“夏卓”的风韵。格达活佛的诗歌，具有藏族文学的新内容和新思想，每当节日人们就在优美的旋律中尽情起舞，格达弦子的词、曲均由格达活佛创作。

格达活佛出生在甘孜普通的村落，一个贫穷的差巴家里。五岁时经严格挑选，被选为灵童，在白利寺坐床为五世格达活佛。他十七岁赴拉萨哲蚌寺学习佛学经文。潜心苦读，二十四岁便获得了寺院里学问最高的学位——“格西”学位。格达活佛婉拒了留在拉萨发展的绝佳机会，回到了康巴，选择了为贫苦农牧民众，信徒们“布道”的路。就在年轻的格达活佛徘徊于不知如何更好地普渡众生的时候，红军来了。他与红军从躲避到相识，从相识到相融，从相融到相助。在红军离开以后，一座不大的白利寺，和当地的藏民一起，留下并保护了四

百多名红军伤病员。为此他遭到迫害，不得不背井离乡，逃亡十年。解放军回来以后，他与人民政府肝胆相照、心心相印，以至最后他做到了以命相许。1950年7月，格达活佛为了新中国、为了维护各民族的团结统一，婉拒了朱总司令、周总理要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邀请，入藏劝和。他的爱国言行，深受藏族僧俗人民的赞颂，但在昌都受阻，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和亲帝势力的谋杀。

格达活佛为红军写的诗歌在甘孜当地广泛传颂。在红军继续北上，离开甘孜地区时，他用诗歌抒发了对红军依依难舍的心情：“红军走了，寨子空了；寨子空了心不焦，焦心的是红军走了”。又如“彩云是红军的旗帜，高山是红军的臂膀；红军啊！你们给我留下了金石的语言，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导下成长。”诗歌抒发了自己对红军的惜别之情。红军离开甘孜北上之后，当地的反动统治者又重新骑在人民头上进行压迫剥削。他又用“恩人红军”会来“搭救”的话来鼓励藏族人民，他写道“山高有什么可怕，红军给我了一匹骏马；谁说没有同情，有搭救我们的恩人红军”。又如“山上种树盼果实，地里播种盼丰收；英雄的红军早回来啊，藏民盼的是苦日子有个尽头”。据说格达活佛写了二十四首诗歌，并教大家唱，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有唱有跳的民间舞蹈——格达弦子。

(县委中心组报道组 供稿)



文化识康巴 另眼看甘孜

让你见证、传承和穿越古老的文化篇章，为你开启天人合一多元文化相融汇之地甘孜丰富多彩的文化。扫码进入康巴文化快速通道，精彩甘孜尽在“掌握”。

康巴传媒 康巴传媒微文版

甘孜发布 文创精选

情致

禅音渺渺

刘文

走进三月，天气还是没有转暖，窗外的雪还飘着，供热已经停止的北方室内不免有些清冷。沏一壶茶水，坐在电脑前浏览自己的博客。博客打开后，电脑音箱响起了优美、隽永、清婉的古筝曲的《云水禅心》。

喜欢古筝曲，在博客里和自己收藏的音乐中古筝曲占多数。在诸多的古筝曲中，最喜欢的是《云水禅心》和《菩提树》，当然还有《春江花月夜》、《高山流水》、《阳春白雪》、《禅院钟声》、《寒鸭戏水》……听着博客里的音乐，望着窗外的春雪纷飞，我想：此时应该弹奏那首和风淡淡、凛然清冽的《阳春白雪》；当我看到片片落雪落入偶有野鸭嬉戏的江水中，却想：此时弹奏的应该是格调清新、韵味别致的《寒鸭戏水》；当我再看见落到江面上的雪花随水东去，又想：此时应该弹奏委婉质朴、流畅多变的《春江花月夜》了。无论自己有多么丰富的遐想空间，现实中我的耳畔回响的是清丽如水、飘然若云的《云水禅心》。

三月的阳春白雪，自在、洒脱地飘落在寒意未退的北方田野上。风伴雪舞，雪随风飘。独自听琴，阳春白雪风在香。一场阳春白雪，何尝不是清静为宗、虚无为体、柔弱为用？何尝不是包含万物，幻化天地，无始无终？看着窗外飘飞的三月阳春雪，我所有的思绪随着窗外的柔情春雪和室内《云水禅心》的曲子走进了简单而无尘、洁净而清晰的意境之中。

都说水可以洗涤世上很多的污垢，那么当晶莹的雪化成东流的春水之后，是否会流进人的心灵？当音乐变得像水一样从人的心中流过的时候，人的心灵是否得到了一种洗涤？每当我听着美妙的音乐书写自己心爱的文字的时候，我总感觉站在远离人间烟火的一方净土上。我掏出了自己的心，放在音乐中洗涤，放在文字中清理。生活中，所有的日子也都因为这空灵的音乐变得洁净而清晰，所有的日子也因为有了文字的相伴而变得充实惬意。

音乐，喜欢云水禅心，听音乐感悟禅心。文字，崇尚世外桃源，写文字寄情云水。我在这样的的时候会进入了一种，行云流水、安然行处的境界。这种悠然自得的心境，可超越浮尘和人世的杂乱无绪的情结。听着音乐，我在用指间敲打着我的心灵。或许我的心是水做的，高兴的时候就似行云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，其中的快乐只有风知道。而有时心中便有一种莫名伤感的情绪，对人生充满了感叹。像一只没有方向的小舟，在寻找着永远的舵手。

流年似水，似水流年。我无力穿透那扇陈封已久的门，就好像我无力挽住时间刻在我脸上的皱纹。我珍藏了岁月的底色与流转的斑驳，有多少不敢触及的故事，在徘徊中随着水声而走进。你归期的远征，随一缕迷漫的袅袅青烟，笼罩了我凝视你远去的双眸。放眼望，天水蓝，你就在天水之间。我不知道若干年之后，还有谁也会像我一样独坐在清冷的夜里，聆听这如

水的禅音？

方寸小，幽梦长，又是一个寂静落寞的午夜梦回。往昔的流水，亦如今般匆匆，只是，少了那驶向远方的小舟。送你别去的那个夜晚，明月楼顶竖着的一池镜，映出你驾舟别去的源流。我则于江岸为你在月光下建了一座面向江天的楼阁，期望我能在这座楼阁上望见彼岸的你。多少年走过来，我无数次地问：镜中花，水中月，酒中影，是否是远方的你？

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涤荡尘世浮躁和疲惫，带去空灵清雅和澄静。红尘烦扰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的洗礼后，想逃离尘世，消除心中不安的躁动，寄情于自然界最纯净轻柔的山水中，让自己寻觅一种心的清逸，形的逍遥。让风随我静，星随月静，月随禅静，禅随意静。我静，静成天空中一动也不动的云。滚滚红尘，祥云缭绕，也只在瞬间，消散尽净……

夜，依然覆盖着黎明。酒，依然醒着我的灵魂。雪，依然敲打着春天的玻璃。曲，依然在空旷的室内盘旋。望着窗外的飘雪，让我感受到了三月阳春白雪的柔美。看着她飘飘洒洒地落入江水中，随水东流，似乎把我带到了江南的春江花月夜的诗情画意中。无数次听古筝曲《云水禅心》，感觉某些神韵和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很相似。一个是用音乐来抒怀，一个是用文字来寄托，都表达了一种超脱世俗的愿望。也许这也是两个作者都经历了人世曾经沧海后的人生感悟吧！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字，都让我于幽静、澄澈、空明、冲淡的氛围中感受到了飘渺、清朗、明净的境界。

人生如逝水，烟波云海间，已淡化了流转的斑驳和情海物欲。在《云水禅心》古筝曲优美的曲调里，在徐缓的节奏中，闲品着一份雅致的情趣。面对佛语，纯澈了心底的尘埃，庄严了飞逝情绪，似乎在空灵缥缈的虚无中得到了顿悟。筝音清雅、佛意庄严，似乎，在这一刻，已经真正地做到了大彻大悟，成了具有仙风道骨的隐居方外之人。人生于世，起于红尘，止于尘土。心中有份坦然，脚下处处为静土。一曲云水禅心，萦绕于心。禅音渺渺，起于心，止于情。

云淡风轻听琴语，静思禅慧洗俗尘。静静随意，随风，随缘，让游离的思绪随风轻飘，忘我忘情。遥远的红尘里，夜未央，人清幽。悲悯的韵意，在徐缓恬静的节奏里得以升华，使幽思如涓涓流淌的泉水，逐渐清冽透澈，浸润心扉。情如何？权如何？生生死死又如何？惟有一曲低回清雅的云水禅心，可让心境静寂。静心是一次心灵的开花，它为我洞开一扇禅的智慧大门，带我进入一个清凉的世界，亲近一方灵魂的净土。

阳春三月的雪夜，静心聆听来自天籁的清音，意境深远的旋律，跳跃的音符，似清泉拂去心灵的尘埃，又似颗颗水珠扣响了心弦。禅音渺渺，水声潺潺。听的是韵致，是心境，品的是人生的喜悦和世事的沧桑。此时，此刻，无欲无求，梵音清清；此景，此情，淡泊宁远，深意幽幽；此意：云卷云舒，心境坦然……

动人旋律

唱起老歌

张海啸

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，往往会有一种孤单、寂寞的情绪悄然爬上心头，此刻，一段熟悉的旋律、一首恍若隔世的老歌，就能轻易击中你平日里自以为坚强而实际上却很脆弱的情感，串起记忆深处的那些浸透着酸甜苦辣的往日岁月。

老歌像一截古老的城墙，青青黑黑的砖上，布满了青苔，砖缝里还点缀着嫩绿色的野草。唱起它，心中会涌出昔日难再的苍凉，有些生疏，有些迷惘，更有一种沉重和失落感油然而生。老歌又似一本年少时代的日记，锁进抽屉，或许已经多年没有再翻动过，不经意中打开它时，已逝的灿烂年华便清晰如镜地浮现在眼前。在老歌的旋律中，那些稚嫩抑或圆滑、鲜活抑或苍老、甜蜜抑或忧伤的面孔便一一在眼前掠过，曾经历过的甜蜜的忧愁、迷惘的憧憬、纯真的友情，一切的一切，迅速在心中复苏。那一刻，现时的境遇，糟也好，妙也罢，仿佛都不复存在，你只会全身心地沉浸在往日的温馨和美丽之中。也许，那个曾经和你一起在小河里捉过泥鳅的儿时玩伴，会真真切切地站到你面前，向你调皮地微笑；也许，那个曾经让你幸福又令你忧伤，和你一起

走过那条幽静小路的男孩，会唱着那首梦一般悠远的、属于花季的、依旧纯真地走来……

老歌总是那样情真意切、让人心动，又总是那样略带感伤、令人惆怅。过去的一切，纵然美好，毕竟已经永远过去。时隔多年，当初和你一起牵手、一起欢笑、一起幻想未来的心，或许早已天各一方、音信杳无，曾经朝夕相处、为之慷慨激昂、为之抛洒汗水、为之流汗、为之失望过的故乡、校园，也可能早就离它而去，连梦中都难得和它再次相聚。然而，此刻，你独自一人坐在草地上，遥望星空，如水的月光静静地洗涤心灵的尘埃时，不知从何处偶然飘来一段熟悉的旋律，或者只是夜行人随口哼出的一句歌词，便猛然触动了你心底的那根似麻木已久、其实依旧非常容易感应的琴弦……

顷刻间，你清泪如淋。老歌催人怀旧，但不会致人沉迷。一次次地吟唱，便是一遍遍地净化心灵。老歌唱罢，带一份温情，带一份对生命的珍惜，你会更加认真地走向明天，在回眸昨天中再次憧憬着未来。老歌常唱常新，尽管老歌中蕴含着昔日烟云再也唱不回来，但你还还是喜欢唱、喜欢听、喜欢让老歌带你入梦。

诗情

乡村匠人

黎大杰

篾匠
挑两片青篾，压住一片黄篾
竹篾一片一片地押成人字
老篾匠的眼中就有一行雁，向着村庄飞来

铁匠
一使劲，铁砧板似乎就软了
老铁匠脸上的一颗麻窝使劲一下，许多也跟着动
一颗汗珠滚落下来
铁砧“滋”一声，不说话

剃头匠
一挑子，一椅子，一蜂窝煤灶
剃头匠用烧热的铁夹，卷起一头长发
村头树上起风了，一波一波地浪

石匠
抡起大锤之前，对着大山狂吼一声
村子门里就开了
正午了，么台该端上坡了

补锅匠
街头那儿，在乡场边边上
每走过一个赶集的人，补锅匠都要看一眼
他不在乎别人看不看他，他只补锅
不补其它

木匠
满山坡都是树，树大多是杂树
弯来拐去的
木匠最喜欢的还是打嫁妆
可以边打边偷看一下，红脸蛋的新娘

